

母親的一雙眼睛

7A 何麗珊

當我在咖啡店一邊呷著卡布奇諾，一邊在原稿紙上筆耕之際，一個手抱嬰兒的母親在對面坐下。

悠揚至耳畔的哼歌聲令我抬起眼皮看著那位母親，只見她把自己的身體化成搖籃哄孩子睡覺，一直以慈愛的眼神注視著懷中的嬰兒。

同樣流露母愛的那雙眼睛，也在看著我，從不間斷。

說實話，母親的雙眼一點也不符合大眾的標準美——雙眼皮下有一雙水汪汪的剪水秋眸，渾圓的雙瞳能夠攝人心魄，使人神魂顛倒。母親恰恰相反，眉毛下是幼薄的單眼皮，本來雙眼已像兩尾瘦小的魚兒，眯起來更只剩下兩條曲線，彷彿是孩子拙劣粗疏的火柴人畫作。但是，每當那雙眼睛看著我，我總覺得那是全世界最動我心弦的雙瞳。

十九年前，母親初來香港，人生路不熟，一人獨力手忙腳亂地照顧剛出生的我。在一張陳舊的照片中，尚在襁褓的我在母親的懷抱中熟睡，母親則細眯雙眼低頭看著我。那懷抱是肥沃的土壤，那眼神是和煦的陽光、溫柔的春風，小心翼翼地輕撫我稚嫩的肌膚。連綿的波光是編織細密的毛衣，緊緊地包裹著我，使我免受冷風的吹襲，能在溫室中萌芽。

由牙牙學語到主動叫出第一聲「媽咪」，從在地板上匍匐爬行到細小的腳掌踏出第一步，這些畫面一一映照在母親的眼瞳上。她的睫毛掛著晶瑩潔白的水珠，她的眸子閃著發亮的波光，那是為種子萌芽的喜悅而流下的淚麼？雨後初晴，艷陽毫不吝嗇地瀉出源源不絕的熱情，覆蓋在我的身上。當時的我，可明白母親的苦心和對未來的熱烈祈盼？

幼芽茁壯成長，卻開始厭惡溫室的束縛。每次母親為我整理零亂的書堆後，我總因找不到需要的物品而對母親惡言相向。

「我說了多少次不要碰我的東西」像一把鋒利的刀劍，深深地刺進母親的雙眼。那雙受傷的眼睛猶如晚秋暮雨，陰冷的氣息點點滴滴滲透我每一分每一寸的皮膚，在提醒我的過錯。那低垂的眼簾，淒清的眼神，我可一輩子也忘不了。

最令人瑟縮顫抖的，是北風颼颼的冬夜。曾經有好幾次，我和母親因我的品行問題而爆發大戰，互不相讓。我們僵立在原地，狠狠地瞪著對方，爭持不下。母親的雙眼偶爾劃過刀刃的寒光，刮起寒冷削骨的東北季候風，乾燥得令我皮膚刺痛。雖然表面上我毫不退縮，但實際上一秒也難以熬下去，心裡渴望臘冬早日遠去，迎來和暖的春日。

母親的雙眼展示出四季各有姿色的景致，動我心弦。那雙眼睛一直看著我，無論過去、現在，甚至將來也如是，永不停息。